

军史发现

毛泽东持枪上战场的大柏地战斗

■钟燕林

记史

沧桑岁月里的那道彩虹

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却很少摸枪。然而有一场战斗，他亲自持枪上了战场。这场战斗就是大柏地战斗。90年前的瑞金大柏地战斗，是红4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的一次极为重要的战斗，被陈毅称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1933年夏天，毛泽东再次经过大柏地，触景生情，写了《菩萨蛮·大柏地》。

红军下山遇险情

1929年2月，一支部队由会昌进入瑞金。他们一个二个衣衫褴褛，又黑又瘦。这就是刚从井冈山上下下来，一路遭到敌人围追堵截的红4军。

井冈山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1929年1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调集6个旅3万余人的兵力向井冈山发动了第三次“会剿”。为打破敌人的“会剿”，并解决衣食给养问题，红4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率红4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及军部特务营、独立营3600余人，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红4军沿赣粤边界的深山老林行走，风餐露宿，处境十分艰难，沿途还遭遇李文彬旅和刘士毅旅的围追堵截，屡次陷入险境。

在大余县，与李文彬旅激烈交火时，红4军第28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后在转移途中牺牲。在安远县孔田镇摆脱了李文彬旅的夹击后，红4军连夜向



大柏地战斗纪念馆一角。资料照片

寻乌转移。在寻乌吉潭村下村，又遭刘士毅旅两个团的偷袭，伤亡很大。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受伤被俘(后在赣州英勇就义)。在福建武平和江西会昌边境的罗塘，红4军再次遭到刘士毅旅的阻击。

队伍行进到瑞金武阳境内时，抓到了一个20多岁、身材结实、形迹可疑的年轻人。经盘问，得知这个年轻人叫谢仁鹏，瑞金安治人，是瑞金早期的革命积极分子、共产党员谢仁鹤的弟弟，曾参加过国民党军蓝玉田部，因看不惯蓝玉田部的腐败，与杨斗文(武阳螺石人，是瑞金早期共产党员)一起携枪跑了出来。为躲避追杀，他们藏在武阳的山坳里，不料却与红军队伍巧遇。出于好奇，谢仁鹏跟着部队走了一会儿，没想到被警惕的警卫员当作奸细抓了起来。

问清缘由后，毛泽东命人给他松绑，并请他当红军的向导，谢仁鹏欣然应允。谢仁鹏对敌情很了解，又熟悉本地地形，在他的带领下，红4军专门走小路，走捷径。他们经过武阳的连坑，翻山越岭来到云石山境内，准备从沙洲坝、黄柏的小路直奔大柏地。而国民党追兵由于对路况不熟悉，被红4军远远甩在后面，拉开了将近半天的路程，为接下来红4军在大柏地打伏击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冒险夺报知敌情

红4军行至沙洲坝乌石坑时，毛泽东派一支小分队突入瑞金城内侦察敌情并收集报纸。贺子珍自告奋勇地要加入侦察小分队。出于对贺子珍的安全考虑，朱德不同意。倒是毛泽东了解自己的妻子，同意让她去了。

朱德命令第31团第2连连长张宗逊率部突入瑞金城：第28团绕过县城继续向北，在黄柏待命；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县城周边策应，待小分队回来再一起撤离。

当时驻守瑞金城的是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混成第2旅郭风鸣的一个营，本是土匪出身，被国民党收编，平日只会欺压百姓，真正打起来贪生怕死。他们听到探子报告有大队红军朝县城开来，而且是大名鼎鼎的朱、毛红军，于是惊慌失措地卷起细软躲到城外去了。

时近傍晚，红军小分队未放一枪就进入了瑞金城。贺子珍和张宗逊进到县邮局，从邮局柜台上、墙角的报纸堆里，按日期挑了一些报纸捆起来，迅速撤离。岂料他们刚从邮局出来，就遇到折返回来的敌人。敌人仗着人多势众，朝贺子珍一行人开枪。张宗逊立即指挥部队就地散开，边打边退。贺子珍在张宗

逊等人掩护下，抱着报纸骑马往回返。

此时，毛泽东、朱德、陈毅正在距黄柏圩五华里的松林里休息，等待贺子珍他们回来。猛然听到县城方向传来枪声，陈毅登上土坡向远处一望，发现几十个敌人正在追赶策马而来的贺子珍等人。他立即带领30余人直扑敌营，张宗逊也带领小分队返身杀入敌阵，一举将敌人击溃。

贺子珍在黄柏圩追上军部，将一大捆报纸递给毛泽东。当晚，毛泽东和朱德查阅报纸，得知一路尾追而来的是国民党军刘士毅旅第29团和第30团，约2000余人。

顺应军心打伏击

红4军行进到大柏地境内时，已是2月9日，正是农历大年三十。这时，军部命令部队往宁都方向开拔。

当红4军担任前卫开路的第31团第3营走到瑞金黄柏圩、隘前一带时，敌人刘士毅旅、肖致平团等“追剿”军也到了瑞金城内，两者相差不过3个多小时路程，情势很危急。行军休息时，前卫第31团的一些战士围拢到第3营党代表罗荣桓面前，说：“天天被敌人撵着跑，这都年三十了，还要往哪里走？党代表，向上级反映反映，打一仗吧！不打败敌人的嚣张气焰，我们休想安生。”

罗荣桓同营长陈正春商量后，跟军部反映了战士们的意见，向上级请战。听了罗荣桓等人的汇报，毛泽东、朱德立即召开前委紧急扩大会议，顺应军心，果断作出决定：此仗必打，以振军威。因为他们心中有数：大柏地距瑞金城北30公里，其南端从隘前、麻子坳到大柏地，是一条南北走向长约6公里的峡谷。两旁山高林密，一条曲线绕谷底，直通宁都，是打伏击的极好场所。

王家祠里定妙计

随后，毛泽东在王家祠主持召开会议，决定利用大柏地有利于伏击的地形，诱敌深入，歼灭尾追之敌。红4军营以上干部齐聚王家祠内的军部，大家听说要与刘士毅大干一场，都很激动。

毛泽东先向大家介绍了敌情，然后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大家的战斗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

朱德介绍了作战思路：从黄柏的龙角山进入大柏地圩镇，是一条两边群山对峙的地形，整个地方叫麻子坳。圩镇前面的村庄叫杏坑(即前村)，这里稍为宽阔，是个设伏的好地点。这次要打他个伏击、歼灭战。

郭昌、董祖安夫妇——情系坦克装甲车

■路漫漫 游曼妮

纺织女工。作为家中的独生女，她当年决定和青工们一起响应国家号召参军，成为解放军的一员。1952年，东北长春“装甲兵技术部”决定开办“新中国第一个女坦克手培训班”，董祖安等11人被派去学习“开坦克”。

“当时很多东西都不懂，我们都是工人出身，哪懂得什么是坦克呀。”董祖安回忆，“当时我们这群文化程度不高、从未干过技术工作的女工，面对复杂的坦克构造、技术理论和驾驶要领，确实难度太大，加上女孩子体力也比较差，单是掌握操纵杆就要20公斤的拉力。”

学习驾驶坦克的时候，董祖安还不到20岁。身材娇小的她，不仅要拉得动操纵杆，还要将重几十公斤的电瓶搬上搬下，在车外爬上爬下，在车内钻来钻去，更要学习坦克火炮和高射机枪的安装与操作维护。

谈起当年训练时的刻苦，董祖安对每个细节都记忆犹新：“为什么要身材娇小的女孩子？因为车内空间非常小。拉动操纵杆吃力时，还会把头顶在车厢顶上借力。”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和训练，董祖安和战友们都能够自如驾驭那重达30多吨的坦克了。

如今，董祖安还保存着当年训练时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董祖安和“搭档”坐在坦克上的合照，“现在失去联系了，很想问她现在怎么样了。”

郭昌说：“我是学造船、修船的，后来怎么跑到装甲部队来了呢？说起来很有机缘。”郭昌原籍广东佛山，1930年在香港出生，8岁跟随父亲到上海念



王家祠旧址。

资料照片

参谋长朱云卿详细讲解了战斗部署：第28团第2营为前哨营，在杏坑附近占领有利地形，掩护主力红军在大柏地的安全展开，然后撤至大柏地附近担任军预备队；第28团第1营从右翼向敌侧后迂回，断敌退路；第28团第3营在牛寮坑东侧高地占领阵地，担任正面阻击任务；第31团及军部特务营担任向敌右翼侧击的任务。

将士鏖战壮军威

2月10日下午两时左右，追敌刘士毅旅先头部队在黄柏与大柏地的界山龙角山同我军接上了火。第2营营长萧克和营党代表胡世俊命部队故意将行李摆放在路边，与敌人打一仗，退一阵，佯装败退，将敌人引入杏坑附近麻子坳红军布下的“口袋”。

但敌人似乎识破我军计谋，追了不远，旋即退到县城。侦察员向毛泽东、朱德报告，朱德分析敌人怕中计，生怕跟我们打山仗、打夜仗，估计明早敌人主力会全线追击。毛泽东随即命萧克继续在龙角山设伏，并命侦察人员深入县城附近监视敌人主力动向，一有情况，马上回报。红军主力除制高点留少数部队外，其他人下山休息，明天天亮前进入伏击阵地。

次日凌晨，大雾、细雨，能见度极低。上午9时左右，敌人全部钻进了红军的伏击圈。敌人进至杏坑北侧时，

红军开始反击。第28团第3营由右翼迂回，第31团第3营由左翼攻击。10时许，敌人继续向大柏地前进。这时，第28团第2营加入战斗，从正面攻击敌人。第28团第3营迂回到杏坑南侧的茶亭寮，歼灭了敌军指挥所，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朱德见时机已到，一声令下，红军将士们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但是红军毕竟子弹少，沿途又有损无补，火力薄弱，逐渐出现僵持局面。

生死存亡关头，朱德指挥伏在半山坡作为总预备队的独立营和直属队向山下猛冲。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也拿起一把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身边的警卫排长受伤了，毛泽东仍奋不顾身地向前冲。朱、毛深知，红4军生死存亡，在此一举。红军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敌人，于正午时分全歼被围之敌，俘敌800余人，缴枪800余支。可以说，大柏地战斗是红4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场战斗。

荣光背后，离不开烈士们的牺牲。一些年轻的红军战士为了大柏地战斗的胜利，长眠在这片土地。因时间紧迫，红军匆匆打扫完战场，雇请当地百姓一起埋葬烈士遗体。看到有些战死的红军衣衫破烂，没有穿鞋，老百姓跑回家里找来一些衣物、草鞋，为他们穿上。因为当时条件简陋，所以连一个墓碑也未立，为了便于日后辨认，他们在墓前放了些青砖，刻上一个五角星，以示纪念。

不朽诗篇美名扬

大柏地一战，是红4军主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使红4军摆脱了一路被敌人尾追的困局，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赢得了民心，为之后在赣南、闽西广大地区创立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毅于当年9月1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高度评价道：“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败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1933年夏，已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再一次来到大柏地。

这天午后，恰雨过天晴，一挂彩虹高悬天上，群山苍翠欲滴。毛泽东环顾四周，摸着路边农舍墙上累累弹孔，忆起当年红军在这里拼死打伏击的场面，心潮澎湃，诗兴盎然，吟成《菩萨蛮·大柏地》一词：“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长征

第4698期

军史珍闻

发掘，历史深处的精彩

慕名来到郭昌、董祖安夫妇家采访，客厅的墙上，是两个人的结婚照，拍摄时间是1956年1月17日，旁边还有董祖安当女坦克手的照片。

董祖安，曾是新中国第一批女坦克手。郭昌，曾经担任中国兵器工业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618工厂副厂长，从学着怎么“修坦克”，到参与设计了中国第一台履带式装甲车，见证着一代又一代新型装甲车下线。

在郭昌、董祖安家中的柜子里，摆着一台台装甲车的模型。2019年国庆节期间，郭昌度过了89岁的生日，他笑着说，两人是因为“坦克”结缘。而让他们更加感慨的是，70年来新中国国防工

业建设，尤其是坦克、装甲车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修理到制造的发展历程。今年的国庆阅兵仪式，郭昌、董祖安守着电视机看了好几遍。当一辆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制造”的坦克、装甲车在阅兵仪式中出现，董祖安说：“我真的太激动了！国家越来越强大了！”

1952年国庆节，董祖安和战友们驾驶着坦克，在沈阳参加国庆阅兵。

董祖安原是上海“国棉十一厂”的



郭昌、董祖安夫妇在家中客厅留影。

资料照片



志愿军铁道兵在定时炸弹爆炸时抢修铁路

■赵其红

图文军史馆

在无声中感受历史的厚重

1951年9月，洪水过后，美国在朝鲜出动大批飞机对我方铁路干线及交通枢纽轮番狂轰滥炸，实施所谓“绞杀战”，妄图切断志愿军运输线。1951年9月至12月的4个月里，美军在铁路线上投掷炸弹6.35万枚，对新安洲、价川、西浦“三角地区”实施重点轰炸，破坏铁路3000多处。铁道兵团抢修部队调整部署，集中兵力，随炸随修，加之高炮部队密切配合，有力地打击了美军的嚣张气焰，抢修速度加快，粉碎了美军对“三

角地区”的封锁。1952年1月至6月，美军又采取“炸两头”的战术，拦截志愿军物资来路和去路。铁道兵团重新调整部署，加强重点地段的抢修兵力，采取抢建迂回线和便线便桥等办法，开辟多条通道。同时，加强现场防护，组织部队白天作业，提高抢修速度等，从而粉碎了美军“炸两头”的战术，取得了反“绞杀战”斗争的胜利。

京义线“317”公里地段，是西线铁路的咽喉，美军在这一地段扔下炸弹3000余枚。担负抢修任务的铁道兵团第2师指战员提出：“有我们在，就有钢铁运输线！”

图为陈列在铁道兵纪念馆的抢修部队不顾定时炸弹爆炸的危险坚持抢修铁路的照片。